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学术丛书

历史语言学论文集

● 周及徐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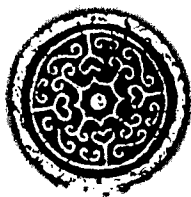
巴蜀书社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学术丛书

历史语言学论文集

周及徐 著



巴蜀书社

中国 · 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语言学论文集/周及徐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3.9

ISBN 7-80659-518-X

I. 历... II. 周... III. 语言学史-文集
IV. H0-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0925 号

责任编辑 黄云生
封面设计 李文金

历史语言学论文集

周及徐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86662019 86658275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00 千

2003 年 9 月第一版

200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659-518-X/H·63

定价:2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总 序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立已近四周年了。回忆建院之初，可谓筚路蓝缕，百废待举。生计尚且艰辛，何谈科研！然而就在此际，我们却依靠“化缘”而来的一点经费，设立了“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青年科研基金”，并制订了“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科研奖励条例”，从而启动了文学院科研新的里程。

四年来，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已经成长为拥有三系五所、六个本科专业、九个硕士授权点的我校最大的科研教学实体。教学规模的扩大，意味着教学任务的日益繁重，然而可喜的是文学院的广大教职工又尤其是中青年教职工却敏感到科研较之以往的更加重要。因为教学中科研含量比重越高，就越能从根本上提高教学的质量，这也正是学校“在做大的基础上做强”的战略方针实施的保证。于是他们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读博士、搞科研、提职称，开创了中文系一文学院有史以来最热火朝天的令人欣喜的科研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系列教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是一种不限专业、不拘形式的丛书。凡属文学院教师所著且受文学院出版资助的学术性专

著皆在其列。“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系列教材”则以二级学科硕士授权点为单位组织编写。我们希望文学院所属各二级学科硕士授权点将来都能认真编写一套适合自己学生的，反映出自己专业水平和特色的教材，这也是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规范培养规格和模式有效的途径。

近四年来，文学院随着自身经济状况的改善，逐步加大对科研的投入，最近两年的年投入额皆在 20 万元以上。现在在学校的关怀和出版部门的支持下，“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系列教材”两种丛书诞生了，她预示着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科研正葆有其美妙的前景，我们有理由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编委会

2001 年 6 月

自序

这本论文集是我十余年来在汉语史研究的道路上走过的足迹。

1987~1990年在四川师范大学汉语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时，我的老师冉友侨、刘君惠、郭诚永和杜道生等老先生都已年愈七旬，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生执着，对古代典籍无比珍爱和熟悉，这深深地影响了我。杜先生几乎可把一部《说文解字》随口背诵，令人既惊讶又敬佩。在他的熏陶下，我迷上了《段注》。前两篇论文《辨〈说文段注〉“泚”、“沫”二篆注误及〈辞源〉〈辞海〉同字条之误》和《释“告”及甲骨文牛龄诸字》反映了这时学习和研究的方向。

1996年秋，我回到川师大任教。在汹涌着经济大潮的社会中迷失了一阵以后，我又回到了汉语史教学和研究的象牙塔里面，这既是命运的安排，又是多年来我内心的向往。《20世纪成都话音变研究》写于这段时间。调查方言得到的结论“方言(语言)之间的影响是语言音变的动力”给我深刻的印象，这与我们在语言的历时研究中总是用不断的分裂来解释语言的音变有很大的不

同。语言的演变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难道我们可以为了方便，在解释久远的历史变化时采用“谱系树理论”，在解释现在的语音变化时采用“波浪理论”？在古代语言的历史变化中也应该有“波浪过程”（即方言的差别及其互相影响）。这种观点反映在我最近的一篇文章《上古汉语中的 *kw-/*k->*p-音变及其时间层次》中。

20 世纪的最后几年，我感觉到在汉语历史研究的领域里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一是汉语历史音韵学有了新的进展，新的上古音构拟系统相继出现，海外有包拟古一白一平系统、斯塔罗斯金系统，国内有郑张尚芳—潘悟云系统；二是汉语历史比较的领域扩大了，从以前的汉藏语系内部语言的比较，扩大到汉语和其他语系语言的比较，例如汉语和南岛语的比较（沙加尔 1992），汉语和北高加索语的比较（斯塔罗斯金 1995），汉语和台语的比较（邢公畹 1999）。在这样的气氛中，期盼着汉语史研究的新境界，我于 1998 年考入四川大学语言研究所，在宋永培老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古“甫”今“巴”话语源》《汉语的双音节词单音节化现象初探》《〈尔雅·释诂〉‘林、烝，君也’考》《於菟之“菟”及其同族词和同源词》《“大同”新探》和《“弓”的传播和史前世界文化交流》等几篇文章就是在这段时间写成的。

我做汉语和印欧语比较，是受了沙加尔（L.Sagart）博士的汉语和南岛语比较的启发。相距如此遥远、形式如此不同的两种语言，在剥去岁月的尘封，露出数千年之前的旧貌时，竟是这样有规律的对应，竟是难以置信的相似！除了考古学和遗传学外，只有历史语言学才能以它独特的方法去寻觅失落已久的人类史前时期的历史，洞烛远古的迷茫和黑暗，探寻“我们从哪里来”的答

案。这真是令人怦然心动的诱惑，无法拒绝。在有了一些零散的词例对应之后，我决定系统地对汉语和印欧语的语音体系和常用词汇。在宋老师的支持下，我完成了《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的博士论文。《比较法与科学研究》《历史比较法和汉语印欧语比较》《汉语印欧语史前关系证据之一：基本词汇对应》和《汉语印欧语史前关系证据之二：文化词汇对应》等文章就是在这段时间写成的。这后面两篇文章是我近年来最重要的论文。它们以历史语言学的证据指出汉语和印欧语在史前时期曾有密切的关系。不仅是在历史语言学上，而且在人类史前历史和文化的探索上，这个论证指向了一个新的方向。

最后两篇英文文章，是《汉语印欧语史前关系证据之一：基本词汇对应》和《汉语印欧语史前关系证据之二：文化词汇对应》的译文。在美国著名汉学家梅维恒教授的支持下，我将上述二文译出发表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Sino-Platonic Papers* (No. 115, 125) 上，以期更多的人了解这个研究。

汉语和印欧语关系问题的研究，其意义已经超越了纯语言学研究的范畴。尽管对于我——一个偏寓西南、位卑言微的书生来说，开展这个研究困难重重，但我有信心耐住寂寞，把这个课题继续下去。《中国科技史》的作者李约瑟博士说：“每一种文明都必须通过艰难的道路最终才能找到真理。”我相信这话。

作 者

2003年6月19日于成都

目 录

辨《说文段注》“泝”、“沫”二篆注误兼辨 《辞源》《辞海》同字条之误·····	(1)
释“告”及甲骨文牛龄诸字·····	(8)
20 世纪成都话音变研究 ·····	(15)
古“甫”今“巴”话语源·····	(50)
上古汉语双音节词单音节化现象初探 ·····	(55)
《尔雅·释詁》“林、烝，君也”解·····	(75)
“於菟”之“菟”的同族词及其同源词·····	(86)
“大同”新解·····	(97)
“弓”的传播和史前世界文化交流·····	(106)
比较法与科学研究 ·····	(112)
《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自序·····	(121)

历史比较法和汉语——印欧语比较	(125)
汉语和印欧语史前关系的证据之一：基本词汇的对应	(135)
汉语和印欧语史前关系的证据之二：文化词汇的对应	(150)
上古汉语中的 *Kw- / *K- > *P- 音变及其时间层次	(183)
Correspondences of the Basic Words between Old Chinese and Proto-Indo-European	(195)
Correspondences of Cultural Words between Old Chinese and Proto-Indo-European	(215)

CONTENTS

Discussion of Ancient Names of Two Rivers in Southwest China.....	(1)
New Explanation of Original Meaning of “告”	(8)
Study of Phonetic Changes of Chengdu Dialect in 20 th century...	(15)
Etymons of Modern Chinese Words Pronouncing “巴 (pā)” ...	(50)
Change from Disyllables to Monosyllables in Old Chinese as Reflected in Li Shao.....	(55)
Group of Cognates for “King” in Old Chinese	(75)
Historical Comparison of the Words “Tiger” between Old Chinese, Tibeto-Burman and Indo-European.....	(86)
New Explanation of “Dà Tòng----Great Harmony”	(97)
Dispersion of bow in Prehistorical Period	(106)
Comparative Method and Scientific Study	(112)
Preface for <i>Comparison of Words between Old Chinese and Proto-Indo-European</i>	(121)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pproach and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Language and Indo-European Languages.....	(125)
Correspondences of the Basic Words between Old Chinese and Proto-Indo-European.....	(135)
Correspondences of Cultural Words between Old Chinese and Proto-Indo-European.....	(150)
Phonetic Changes of *Kw- / *K- > *P- in Proto-Chinese	(183)
Correspondences of Basic Words between Old Chinese and Proto-Indo-European (in English)	(195)
Correspondences of Cultural Words between Old Chinese and Proto-Indo-European (in English)	(215)

辨《说文》段注“洩”、“沫” 二篆注误兼辨《辞源》 《辞海》同字条之误^①

大渡河和青衣江是流经四川中西部的两条河流。大渡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入川后南流，经阿坝州和甘孜州的高原地区，在石棉县折向东，行于汉源县、峨边县的高山峡谷之中，最后折向东北，在乐山市西与青衣江汇合。青衣江发源于邛崃山西麓，南流经宝兴县、芦山县山区，至雅安市折向东南，经洪雅县、夹江县与大渡河汇合。二水合流后东至乐山市入岷江。

大渡河史称大渡水、沫水，载于《汉书·地理志》（下称《汉书》）和《说文解字》（下称《说文》）。青衣江史称青衣水，按通行的说法，仅见于较晚的《水经》及《水经注》。这是一个令人疑惑的事情：青衣江是四川西部的一条主要河流，与大渡河汇于人

① 本文发表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

口稠密的水陆要冲，其流域远比大渡河更近于文明发达的内地，自古有人居住并与内地交往^①，而《汉志》《说文》却只载大渡河，不载青衣江。仿佛班、许二人故意对它视而不见。

大徐本《说文》“沫”篆之外另有“潏”篆，二篆云：“沫，（沫）水，出蜀西徼外，东南入江。从水末声。”“潏，（潏）水，出汶江徼外，东南入江。从水我声。”[1]据典籍，沫水是今大渡河无疑。潏水则通常认为亦指大渡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改潏为“潏”，说它即是《汉志》之“潏”，潏水即今之大渡河。段氏沫篆下注云，沫水即潏水，“潏”、“沫”二篆两列之，“盖许（慎）有未审”[2]。就是说，“潏”、“沫”二篆两列是许慎的错误，只需列一个“沫”篆或“潏”篆，在其下云“沫，一名潏”或“潏，一名沫”即可。段氏于“潏”篆下注文长达八百六十五字，引典籍多达十三种，并参以今之地理考证，似乎翔实有据。《辞源》《辞海》同字条皆采用段氏的结论^②[3][4]。然详考段注及所引典籍，则段说有误，今辨之。

资料（一）：《汉志》蜀郡青衣（县）下云：“禹贡蒙山溪，大渡水东南至南安入潏。”蜀郡汶江（县）下云：“潏水出徼外，南至南安东入江。过郡三，行三千四十里。”

汶江，地名，“汶”即“岷”之借字。汉汶江县即今阿坝州南部地区。因隶汶江县下，“潏水出徼外”即潏水出汶江县境外不远处。考之地理，青衣江发源的邛崃山脉正位于汶江境外不远处。汉南安县治即今乐山市，潏水在乐山附近有大渡水来会并入于江

① 《竹书纪年·显王八年》：“瑕阳人自秦导岷山青衣水来归。”《水经注》卷三十六引文略同。

② 参见《辞源》“潏”、“潏”、“大渡河”，《辞海》“潏”等字条注。

(即今之岷江),所言与今大渡河、青衣江会于乐山之西再东入岷江相符。则班固之大渡水、戕水当是分指大渡河和青衣江。

资料(二):《水经》卷三十三《江水一》说:“大江又东,南过犍为武阳县^①。青衣水、沫水从西南来,合而注之。”又卷三十六说:“青衣水出县^②西蒙山^③,东与沫水合,至犍为南安县入于江。”“沫水出广柔徼外,东南过旄牛县^④北,又东至越西灵道县^⑤,出蒙山南^⑥,东北与青衣水合,东入于江。”[5]

《水经》只称青衣水、沫水,考所言二水发源及流经之地,则《水经》之青衣水乃青衣江,沫水乃大渡河无疑。

资料(三):《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一》说:“江水又东,南经南安县西。……县治青衣江会,衿带二水矣,即蜀王开明故治也。……县南有峨眉山。有濠水,即大渡水也,水发蒙谿,东南流与戕水合。(戕)水出徼外,经汶江道,吕忱曰:‘戕水出蜀,许慎以为戕水也。从水,我声。’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东入江。”卷三十六:“昔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而溷崖……”“(青衣)县有蒙山,青衣(水)所发,东迳其县,与沫水会……”

《水经注》称大渡水、濠水、沫水,称青衣水、戕水,然则位于南安县南的蒙水是大渡河无疑,与大渡水会于南安的戕水则应是青衣江。至少它确凿地说明大渡水、戕水是两条不同的河流。另外,《汉志》和《水经注》皆不言沫水或大渡水经汶江县(道),

① 犍为,汉郡名。汉武阳县在今四川彭山县东。

② 指汉代青衣县。

③ 此蒙山在今四川名山县北。见后文。

④ 故地在今四川汉源县南。

⑤ 故地在今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

⑥ 此蒙山当指大渡河中下游北岸之丛山。见下文。

却皆言潏水、潏水出汶江徼外或迳汶江道，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资料(四)：《说文》列“潏”、“沫”二字(见前引)，段氏于“沫”篆下注曰：“不言何县者，未审也。”其实，不言沫水出何县，并非许慎未审。“水出蜀西徼外”，言其源远出于蜀郡西部之外，而非蜀郡内某县之徼外。大渡河发源于冰雪覆盖的青藏高原，许慎时不能探及这样遥远的地区，以“出蜀西徼外”言之是正确的。许书潏、沫二篆两列，正是指两条不同的河流，并非未审。

我们将上述典籍中青衣江、大渡河名称按年代先后列表如下。除《说文》因体例所拘而外，其余典籍皆言位于上一行的河流与位于下一行的河流汇合。

《汉志》	《说文》	《水经》	《水经注》	今名
大渡水	沫水	沫水	蒙水、大渡水、沫水	大渡河
潏水	潏水	青衣水	潏水、青衣水	青衣江

由于上面一行的河流与下一行的河流之间有相汇合的关系，明显地，大渡水不是潏水、潏水。沫水亦不是潏水、潏水。

而段氏却在他的“潏”篆注中说：“汉志青衣县下有大渡水而无青衣水，盖今之青衣水，班谓大渡水也。今之大渡河，班所谓潏水也。”《汉志》有大渡水而无青衣水，并以大渡水入潏，正明潏即与大渡水会于南安之水，即今之青衣江，班氏说并未与诸家说相悖。段氏也承认“诸家云沫水与青衣水合者，即班志之大渡水与潏水合也。”但为申其大渡水为潏水说，将班氏二水之

名与其实互换，以大渡水指青衣江，以洩水指大渡河。这样便顾及了二水会于南安的地理事实，避免了其说引起的“大渡水入洩水”，即“大渡水入大渡水”的矛盾。段说不能解释为何《汉志》后四百多年的《水经注》亦以大渡水入洩水，难道酈氏之大渡水亦是指青衣江？因《水经》不称洩、洩，只称青衣，那么酈氏是承《汉志》而言的，酈氏之洩水是指青衣江，班氏之洩水亦当是指青衣江。

段说的主要依据有二，仔细推敲，皆难成立。

段说的依据之一是：《汉志》将大渡水隶青衣县下且与“蒙山谿”并提，而今之青江正经过青衣故地，并且发源于今名山县北之蒙山，故《汉志》大渡水是今之青衣江。段说误。其一，《汉志》大渡水隶于蜀郡，隶蜀郡则唯隶青衣县下最宜，因蜀郡属县唯青衣最近大渡水之中下游。故以汉代行政区大渡河本应隶青衣县，而不是由于大渡水是青衣江而隶青衣县。其二，古人说大渡河是源出蒙山或经过蒙山之南的（见上文引《汉志》《水经》及《水经注》），这是因为蒙山这一名称指称了这一地区的两个不同的地方。细读《水经》《水经注》文，沫水所经之蒙山与“大渡水发”之蒙谿，当为大渡河中下游北岸之丛山，此蒙山是承《尚书·禹贡》和《汉志》之蒙山而言。《水经》卷三十六言沫水走向一段，即是有力的证据（见前引文），沫水过汉源县后，仍然东行，并未折向北流经在北面数百里之遥的今名山县的蒙山，而《水经》称之为“出蒙山南”，故此蒙山当是指今大渡河北岸之丛山。而青衣水出之蒙山即是今名山县北之蒙山（见前引《水经注》文）。盖酈氏既承前代典籍所言，又据当时地名叙写山川，未将蒙山在历史上的不同概念区分，遂致千古迷误。清人陈登龙说：“考《水经》沫水出蒙